

章丘的天主教堂

□翟伯成

天主教,在中文里直译为罗马公教,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。1054年,基督教东、西两派分裂,西部教会自称公教,即天主教;东为“正统教”。天主教在元朝传入我国,在清康熙初年传入章丘。据光绪三十三年《章丘县乡土志》记载:“天主教,自康熙初年传入本境,迨咸丰、光绪年间续添。”特别在鸦片战争后,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,英、美、法、意、德等国的传教士纷纷进入山东,章丘境内也迅速建起多处天主教堂,其中胡迪、和庄天主教堂最为有名。

比洪家楼天主教堂还早的胡迪教堂

胡迪天主教堂,坐落在章丘市枣园街道办胡迪村。教堂建于清代中叶,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,以胡迪村名命名。清朝中期,一德国神父传教,进入章丘就选中了胡迪村,于是捐资建堂。当时教堂狭小,仅能容纳200多人。后来信教的人多了,在教徒张永山、徐炳玉等人的倡导下,于1904年又建了新教堂。资金一部分靠教徒奉献,一部分由济南洪家楼总教捐助(此时济南洪家楼天主教堂正在筹建)。该教堂构造新颖奇特,既有德国建筑风格,又有民族传统建筑特色,在章丘是首屈一指的。教堂坐西朝东,前窄后宽,占地2.2万平方米。正门为双尖拱形,拱门层层雕花,装饰雅美。圣堂共7大间,多角多棱多窗户,可容纳1000多人。内悬一

德制铜钟,音量洪大,音域辽阔,钟声可传方圆十余公里。堂门横镌“天主堂”3字。墙壁1米多厚,皆为青砖料石砌垒,大青砖铺地。教堂内冬暖夏凉。教堂内两排纵柱,大顶直径70厘米,小顶直径64厘米。圣坛设于西边,进廊高大,设两排跪凳。堂顶和墙壁上,绘有多种天官神像和精美图案,以此告诫信徒,人生行善事,升天多为仙的圣经教诲。步入教堂,顿有庄严、肃穆、伟丽之感。由于镶嵌彩色玻璃的效果,日出日落时,更使教堂五彩缤纷,流光溢彩。胡迪天主教堂最活跃的时期是1940年前后,那是逢瞻礼日,来胡迪天主教堂聚会者近两千人。他们来自铁路南的曹范、鸡山、翟家庄,铁路北的河庄、房家等村,还有附近的三盘、四盘、李官、滕棚等村。

章丘北部最大的教堂——和庄天主教堂

和庄天主教堂位于章丘市高官寨镇和庄村,始建于一九三四年。该教堂结构新颖别致,青砖红瓦,既有德国教堂建筑风格,又有我国民族特色,是章丘北部最大的教堂建筑。建教堂的起源是在民国二十年初,水南村有个光棍无赖从和庄村买了50多户人家的花生,村民多次讨要花生钱他都不给。和庄村孙元会为入仗义,好主持公道,听说此事后气愤不已,便想对簿公堂,打官司。可平民老百姓进衙门打官司谈何容易,得找一个有身份有地

位的人帮助。他们打听到胡迪天主教堂的德国神父在县衙进出很方便,县大爷事事都让他三分。于是找到了这位神父说明来意后,神父说:“我帮你们打官司并不难,但是有一个条件,官司打赢后,你们必须加入教会。”孙当即答应。于是神父专程去了章丘城见了县大爷。有了神父的斡旋相助,官司还能打不赢?在那个年代当官的皆怕洋人。神父之所以积极帮着打官司,其目的就是拉老百姓入伙信教。结果官司打赢后,孙元会



和庄天主教堂



胡迪天主教堂

等24户人家也就入了教。自从和庄村有了天主教徒,德国神父多次来村传经布道,他看到和庄位于章丘北部,村庄密集,人员众多,交通便利,如在这里建一处教堂,不仅便于传教扩大影响,而且还能吸引更多的人入教。他为把教堂建得宏伟壮观,扩大其影响,就连烧砖的活都包给曹州府建筑队。他们于1932年建窑烧砖,1934年春破土动工,秋后建成,整个工程共耗资大洋两万。正因为建筑结构合理,工程质量要求严格,整个教堂虽经60多年的风风雨雨,至今保存完好。

教堂建成后,德国传教士开始在此传教,并办起了教会小学,一时信教的发展到宗家、黄河的徽宗、钱家、夏家、北房等七八个村,有近二百人。当时会长是和庄的孙茂兰。教会小学的教师先是蒋家村的李守志,后来是钱家村的钱金山。1937年,小清河决口,和庄被淹。随后日寇进犯中原,济南陷落,随之教学停办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德、日投降后,教会也一度中止活动,不久美国传教士又来传教至解放。

羊年的烟花绚丽为谁妩媚

□隗学芹

又是一年春节到。烟花瞬间绽放,五彩渲染了天空,也惊呆了诸多仰视的眼神。那变换的多姿,那亮遍天际的瑰丽,让惊呼彼长此落。而我,在烟花里,咀嚼着一个人的落寞。那年的烟花又在心头绽放开来。小时候,自己很有男孩的野吧。要不然,对于大爷家的烟花,总是把玩不够。大爷也爱护我有加,总是任由我拿去放。那时,小心里是盛了骄傲和美滋滋的。哥哥弟弟或许都没有的待遇吧。年三十,穿上母亲为我做的新衣,那个年代,如果能在过年穿件质地不错的新衣,是很多人的梦想,也是奢侈品吧。但是记忆里,这样的奢侈品,母亲总是满足我,满足我穿新衣的兴奋和显摆。而这一年的新衣是亮丽的橘红,新兴的针织材质,穿上,邻家小姐妹都惊呼好看,婶子大娘一个劲夸,我也在一片艳美里,小脸花一样盛开。也许“乐极生悲”的老话总

爱在不提防时出现。穿着新衣到大爷家去,依旧拿了好多烟花去放。玩够了,把剩下的放在新衣口袋里。回家,吃着母亲准备的年货,正贪婪,突然,衣袋里冒烟,母亲眼尖,急忙用手去抓灭,但是,那新衣口袋俨然一大黑洞了。我眼里就噙了泪,母亲笑:对自己还挺狠的。母亲的笑消融了我的不安,自此,牢牢记着,烟花不可以放在口袋里。大一的寒假,弟弟见我一人在家整天窝着,就逗我开心,拿了好多烟花放。我出去看,这时的烟花,色彩和变换的样式都多了,蝴蝶样旋转的,钻入天空变星星变花环的,每一个都那么美丽。我正看得起劲,突然脖子里一热,烫得我嗷嗷叫。原来,烟花钻入我的后脖,把新棉衣烧了个大洞,幸亏穿着棉衣,如果穿的是毛衣一下就烧透了,岂不要毁坏皮肤了。只是,可惜了母亲为我赶制的新棉袄,才上身就成了旧的。弟弟看我窘样,就大笑,说我和烟花真有缘。两次烟花的深刻记忆,都在

我的惊恐中感受她的炫丽。还真的是够炫丽的啊,她们那么对我穷追不舍,非要和我肌肤之亲,惊得我后来见了烟花,总是远远又远远的,虽然她的魅力吸引着我,但是,我却依然不敢特别近前。后来为人妇,老公是个胆小鬼,既不敢放鞭炮,也不敢放烟花,而我,那份看烟花的心也就淡了。好在城里人爱排场,放烟花的人家很多,我便在阳台痴痴地看,那闪闪从容,万千色彩,耀亮天际的光,摇曳着一个又一个岁末,摇曳着人生的年轮,摇曳着,人便老了。所有,都如烟花。等到有了小孩,这个小孩是爱热闹的,与我的成年后喜欢静成了反差。她的爹爹每到正月十五,便领了她去看灯会,甚或有的时候看看放烟花。而那个人人人海的广场,嘈杂的混乱,拥挤的不堪,是我难以忍受的。也许是职业病的使然吧?整天在嘈杂里,所以最希愿的就是求得一分宁静安详。因此,那个烟花盛大的场面,万人挤挤的混乱,我是不去掺和的。每次,

我家那个小人儿被带出去,我的心都揪得紧紧的。直到她回来,叽叽喳喳跟我说她的见闻,我的心才安放稳当。又是烟花灿烂夜空的美景了,可是,这些与我,都不再心旌荡漾。怀念的,依然是家乡几户人家的热闹,想念的依然是那白墙灰瓦的老宅,还有那飘着年味的香香的酥菜。老公家的年,与我是陌生而排斥的,我不喜欢接受那样寂寥的年,关门闭户,谁也不与谁交流。我更喜欢故乡里,邻里在夜晚互相走动,说着一年的年话,互相打趣着谁的衣服好看,揶揄下那个年后就要出阁的羞涩女孩。或者,便拉开桌子,打起牌,共同期待那个新年的钟声响起,伴随着清亮的响,烟花,便又绚丽在夜空。而今,近二十年的红尘岁月在季节交替里,荡漾了年少的心,沧桑了曾经靓丽的容颜,磨平了所有的锐气,在寂静里,无波无澜的度着岁月。在半年星光璀璨的夜晚,那瞬间倾城的烟花又会为谁绽放,为谁妩媚呢?

小说连载 26

记住乡村

金海湖

二嫂这时走过来,抱着金锁爷爷的胳膊摇起来,二爹你们就收了吧!俺爷爷都安排好了。您要是不忍心就秋后让俺金锁哥帮我出门收粮食吧!爷爷老是让我自己出去收粮食,我一个人赶着毛驴钻山沟很害怕呢!还是大奶奶场面,斩钉截铁地说:“房先生,东西我们收下,客气的话估计您也不想听,我们也不多讲了。等收成好了,我家缓过劲来,我们加倍奉还就是。”金锁爷爷坐上独轮车,领着家人揖别了房家,兴高采烈地离开了桥东村。二嫂撅着嘴跟在金锁后面一直送到村口才回去,临别了还悄悄地卷了一块绣着一对鸳鸯的手帕儿塞进金锁手里。金锁看二嫂不高兴的样子,说:“妹子,你常去赶集吧!我经常赶集去给起石头的铁器淬火,说不定在集上你可以遇见我呢。”二嫂害羞地点了点头。金龙觉察到了,慢悠悠地说:“房老先生好像还有一样宝贝要送给咱家呢。”金锁大奶奶没听明白说道:别不知足咱还能再要人家啥东西啊!人家要给你送一儿媳妇,姑娘叫二嫂,大娘,您要吗?大家伙这才都听明白了,哄堂大笑起来。夕阳下的高家峪村分外美丽,宁静,一家人说笑着回家去了。第十九节村里回来了个国军副营长金锁爷爷的腿伤逐渐好了,金家的生活也逐渐步入正轨。房子披完麦秸的当天全家就从王立家搬了回来,土炕还完好,一家人靠着乡亲们接济的铺盖算能睡个安稳觉了。令人高兴的是,大嫂在高大娘家被老人家营养得也有了奶水,小丫头越长越可爱,晚上不再那么闹腾了。只是金锁爷爷一直在念叨,刷布的工具都被鬼子烧干净了,得找木匠赶紧打一套,等腿伤痊愈后赶紧出去刷布赚钱,再添置各屋的家具。金贵说:“爹,我出去学木匠得了,我额哥已经学成石匠能赚钱了。咱家现在地里活又不多,让金喜和俺娘在家种地,我去学木匠,以后咱家再有啥活计就不用从外面请人了。”金锁爷爷高兴得点头称是。这时候金锁跑进来,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:当国军的孙祥回来了,我看见他腰里还掖着盒子炮呢,爷爷你们去看看吧!金龙是民兵班长,拎起一杆长枪来说:“不用你爷爷去,我去看看啥情况。”孙祥家里只有老爹和老娘,都已是花甲之年的老人了。孙祥爹在赶集时还被鬼子打断了腿。老人看见十几年没见面的儿子回来,高兴得合不拢嘴,拉着孙祥不想放手的样子。金龙看见一家团聚的场面,悄悄地把枪给金锁背上,示意金锁在院子外等着,自己大踏步地迈进了孙祥家里。哎呀!孙哥回来了,一向可好啊!金龙大声地问候。孙祥警惕地把手放在了便装下的枪把上,疑惑地看着金龙。孙祥爹忙介绍:这是咱高家峪村的民兵班长叫金龙,他爹和他大爷都是咱垛庄片的抗日英雄,是数得着的好汉,孙祥你快和人家打个招呼。孙祥迟疑一下,腾出手来和金龙握了握,说:“请金班长进我寒舍小坐吧。”四人进了屋里坐下,孙祥娘想要取火烧水,手拿火镰和火石却怎么也打不着火了。金龙急忙过去,咋咋两下就把火绳点着了,孙祥娘忙连连道谢。(未完待续)